

身体经验系列之一

屈雅君

李向群 主编

珠海出版社

# 身体的女人

另类叙述

◇ 月经的女人

◇ 流产的女人

◇ 怀孕生产的女人



44.652  
QYJ

# 身体的 的

# 女人

另类叙说

屈雅君  
李向群

主  
编

珠  
海  
出  
版  
社



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的女人: 另类叙说/屈雅君主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0. 10

I. 身… II. 屈… III. 新闻-纪实-当代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109 号

## 身体的女人——另类叙说

---

©屈雅君 李向群 主编

选题策划 李向群

终审 成平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装帧设计 冯建华

---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2 层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mm 1/32

印 张 12.125 字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ISBN7 - 80607 - 698 - 0/I · 281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还女人身体的自信

——写在《身体的女人——另类叙说》前面

屈雅君

自从人类学会了反省，就千百遍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

如今女人也学着问：女人是什么？女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女人之不同于男人的地方大概首先在于女人的身体。而女人在述说自己的身体时，总不如男人来得理直气壮。

“操你妈！”男人张口就来，越骂越觉得自己有男人味。女人也不是不能骂，但骂过之后这个女人就完了。这句以言语代替性攻击行为的“国骂”，是男人的身体的权力在公共领域里的象征性延伸。

男人在路旁墙角小便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直立的背影无疑也是一种身体语言，暗示着男人在潜意识里对自己器官的自信：我有权力这样，因为我是男人！

夏日里男人们袒露着他们自然的体态：粗糙的

皮肤，坚硬的老脸，浓密的体毛；女人也露，但却生怕自己露得不够漂亮，因此要加上许多精致的修饰和改造：从脸到胸，从肌肤到脚趾甲……

而和女人身体有关的那些千年不变的东西，只有深深地埋藏在女人世界里。它们是男人的迷雾，女人的隐痛……

在我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就被告知：女人的经血是脏的，和女人月经有关的一切，都是不能示人的。记得那时听一个长辈说，在她的家乡，女人不能当街晾晒裤子——谁从下面走过，便是受了跨下之辱——但男人可以。打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一个习惯，绕行所有晾晒的衣服——内衣、外衣、上衣、裤子、女人的裤子和男人的裤子——以此来抗拒侮辱，包括男人对女人的侮辱，我想这是我身上天然的女性主义情愫。

后来才知道，经血中无非是一些脱落的子宫内膜，并不比男人的那些排泄物肮脏。于是明白，它之所以被贬作污秽，是因为它流自一个次等性别的体内。

还有女人的流产。堕胎术应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不能想像，如果人类至今还没有掌握人为终止妊娠的方法，地球上会拥挤着多少无可奈何的生命？除了战争，还有什么能够缓解人口爆炸带来的灾难？我们也不能想像，将会有多少女人被锁定在生育工具的无尽轮回之中？但是女人堕胎本身却被认作是不怎么体面的事。

我遭遇过那些操作流产术的女大夫，或许是因为毁灭生命的胚芽是一种残忍，而她们每天都在从



事着这种毁灭，所以她们心情极坏，脾气天天见长。“脱裤子！”她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对你下命令。

“装什么斯文？都是女人，长得一个样，谁看谁呀？”你战战兢兢地问：“手术疼吗？”“割肉，你说疼不疼？怕疼？怕疼别怀呀！”被割的女人们于是比操刀的女人还理亏气短，低眉顺眼地脱，低声下气地哼哼，最后低三下四地穿衣服滚蛋。难道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是女人自己跟自己制造的，不关男人的事吗？难道她们身上流着血，心中流着泪还不够，还要独自为无辜的生命承担责任，独自去领教世人的抢白和数落吗？更何况，在这个人口超重的星球上，一个怀着对生命的深深愧疚走上手术台的女人，难道不是在用自己疼痛的身心支持着人类的幸福安康、生态的优化平衡、地球的良性运转吗？她们难道不应该像那些养育了生命的母亲一样受到世人敬仰吗？

这些经验在体内郁积得太多太久，自会寻找渲泻的渠道，所以，当珠海出版社的李向群与我谈起关于这本书的创意时，我心领神会，并欣然允诺。我知道这个选题的价值，并且懂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如何写更重要，而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些已写下的文字尤其重要。

本书尝试以自述的形式，展示一代女知识分子如何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在求学、求职、追逐事业的奋斗中，对自己的女儿之身、对自己独特的女性体验的心灵感应。全书由“月经的女人”、“流产的女人”、“怀孕生产的女人”三部分组成，所收选的几十篇自述体文字，讲述着一个个有关女人

和她们身体的故事。记录着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环境背景下成长的知识女性在经潮、中止妊娠和孕育生命过程中的真实经验。各种各样的心态，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处理工具和处理方法。它们应该属于不大为人重视和知晓的，不大在公共场所交流和沟通的，无声无息自生自灭的经验碎片。而无数这样的碎片连缀在一起，却能够组成与男性化的文明史完全不同的历史——妇女文化的历史。

为妇女文化作史，当然非本书所能担当。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历史，通过一些多彩的斑点，一些琐细的尘屑，一些模糊的侧影，一些纷乱的思绪……

“月经的女人”里的故事是最个人化的。因时，因地，因心情，每个人对于月经的反应都不同。但是，当我们把它们按照作者的年龄顺序排列起来时，会发现一串清晰的文明脚印：年代越是久远，女人的月经越是隐蔽；越久远，女孩们对于月经的知识越是欠缺。这种文明和愚昧的分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对月经的认识进程。它有着隐蔽的性别内涵：那就是：女人是低贱而卑微的，与女人的身体紧密相关而与男人的身体无关的事物，也是低贱而卑微的。它们不能享有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男性化的），只能默默地发生，偷偷地被处理，悄悄地走掉。这是一条灰色的历史走廊，它的阴冷沉默暗示着女人的行为是可耻的，这种羞耻感促使女人们做得愈发地小心隐蔽。而文明行至今



天，这条黑暗的走廊可以敞开了，由女人大大方方讲述自己身体之日，或许正是历史还女人以干干净净本来面目之时吧！

这一部分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篇《红雪》，它是一篇由女儿之中讲述的，一个年近 80 的“革命老太太”关于月经的故事。很疼痛，很悲伤，也很美丽。它包蕴着战争和女人，性别和背叛，女性和人性等诸多复杂的内涵。《如期》里涉及到了女人面临绝经时的心态，或许是一种值得在女人们中间交流的体验。《子宫让我火热水深》、《血魔缠着我》让我们了解女性身体的一种罕见的异态。

“流产的女人”里少有快乐的篇章。堕胎问题是西方社会女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吵翻天的严肃问题。诸如堕胎是不是杀人？胚胎发育到何时才算生命？胎儿的生存权和女人对身体的决定权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人权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于本书的中国作者们来说，讨论这类问题还过于奢侈。因为在一个人口超级大国里，“生”的权利应该也是必须受到限制的。女人只有“堕”的权利和选择堕胎方式的权力。在这里，无论是自然流产还是人为的流产，最普遍最突出的感觉是痛——身上的痛和心里的痛。

“流产的女人”里有着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女人为自己打胎。这就是《剥开自己》中那耸人听闻的一幕。《红的纪念》中有位打了几次胎的姑娘，那份大胆的袒露，那份正视自己的清醒，也令人对今天的知识女性刮目相看。

“怀孕生产的女人”里，多数是幸福的故事。



组稿的时候，只要你一提起生孩子做母亲，女人们就绽开一脸的灿烂笑容。“行，我一定写。”要是她正巧得空，不管你爱不爱听，她会津津有味地将那些她终身不忘的细节先给你讲上一遍。

我想母爱是女人的自然属性，跟动物没有区别。但令我常常困惑的是，月经不也是女人的自然属性吗？为什么月经不能像生孩子那样成为所有女人骄傲快乐的源泉呢？看来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自文明以来，生殖，是女人得以进入男性世界价值体系的惟一的证件。因为社会只承认和肯定女人的这一种能力，女人也就只在生育的时候才会有成就感，才有自我实现的满足。如果说女人天生想做母亲，这话最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男人的世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早已将这一“天性”做了数十倍、数百倍的放大和变形。你可以说一个女人渴望生孩子是一种天性，但你能说一个女人渴望生一个男孩子也是天性吗？而对一个社会人来说，谁又能那么清楚明白地将社会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中剥离出来呢？

而完全的剥离，不仅徒劳，而且无意义。我们应该像感谢上苍所赐予的一切一样，正视并真诚地接受文明史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它所创造的痼疾、变数和充满悬念的未来。本书“怀孕生产的女人”里，云集着一群快乐的母亲，她们所读过的书并未使她们的母爱变得有什么不同。她们奋力拼抢着被学业挤得所剩无几的创造生命的时光；奢侈地挥霍着被过度压抑的母爱；并用她们得天独厚的智力和学识创造着花样翻新的母子、母女世界。这些亲身的讲述使得人世间最伟大的主题——母爱，平添了

许多浪漫色彩，也最终为本书描画出明亮的一笔。

希望这本书能使女人对造物主所赐予的神圣的身体多一些自豪和自信。

希望读者通过它将女人们诸多的经验碎片连缀起来，使她们从此拥有彼此交流的公共空间——女性话语的空间。

还希望这些身体讲述的故事能够增进男人对女人的了解，使他们更加懂得呵护生命、敬重母亲、关爱姐妹。



# 目 录

还女人身体的自信——写在本书前面 屈雅君/1

## 月经的女人

- |              |         |
|--------------|---------|
| 如 期          | 屈雅君/2   |
| 子宫让我火热水深     | 秋之萍/12  |
| 初临“倒霉”       | 启 慧/23  |
| 红 雪          | 唐晴川/32  |
| 将“例假”进行到底    | 靳 红/39  |
| 初潮是一杯姜黄色的绝望茶 | 裴亚莉/48  |
| 血魔缠着我        | 尔 朵/56  |
| 花开春季         | 白筠方/66  |
| 母女两代的月经故事    | 天 其/73  |
| 初潮时节         | 思 苇/81  |
| 染红的白画布       | 夏雷飞/91  |
| 月经令我羞涩令我好奇   | 郑丽丽/99  |
| “倒霉”现在进行时    | 卜 娜/106 |
| “姐姐流血哩”      | 田 女/112 |

## 流产的女人

- |           |         |
|-----------|---------|
| 剥开自己      | 文 安/121 |
| 我的孩子在天上啼哭 | 妩 妹/131 |
| 落花时节      | 屈雅君/141 |

生命中的有与无	胡的清/149
流产时，我三十多岁	吴茗/156
你就这样一涌而出	小丫儿/163
无奈的“人流”	茹枫/173
子宫内的战争	张艳茜/182
八脚床上	丽英/188
阿初夭折记	思莘/195
红的纪念	唯慕/204
“杀害”天使	白筠方/212

## 怀孕生产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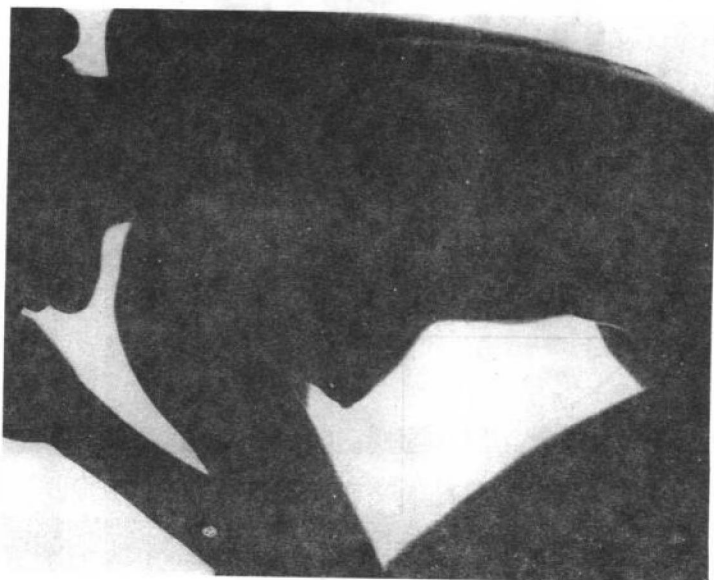
绿军装下的小生命	成平/222
为人之初	叶广琴/229
在无影灯柔和的照射下	王海玲/252
阳光明媚的秋日	胡的清/264
这段经历无法忘怀	方方/280
“她怎么一声都不哼”	李咏芹/287
告诉你一个真感觉	杨晓明/296
生儿子的崎岖路	李向群/305
飞来的白马	文青/316
女儿与妈妈的最初约会	王春学/322
流血的月亮	白筠方/332
不争气的乳房	王红梅/338
紫色的小屁股亮在眼前	张艳茜/347
“我要生了”	刘亚丽/354
孕子如歌	马鸿/364

## 月经的女人

在我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就被告知：女人的经血是肮脏的，和女人月经有关的一切，都是不能示人的。

后来才知道，经血中无非是一些脱落的子宫内膜，并不比男人的那些排泄物肮脏。于是明白，它之所以被视作污秽，是因为它流自一个次等性别的体内。

为什么月经不能像生孩子那样成为所有女人骄傲快乐的源泉呢？





如期

2

屈雅君

50年代出生



✿ 我的第一次月经知识就是从“尿血”这个词开始的。

✿ 那些简陋的公共厕所，就是我的生理卫生课堂。

✿ 在畏惧和等待的复杂心情中，我为自己设计初潮。

✿ 一个即将绝经的女人还会有女人的激情吗？还有机会享受男欢女爱吗？

女人之成为女人，大概应该从初潮开始吧。有多少女人就一定有多少初潮的故事。平淡而琐细。

十二三岁，那段在城郊厂区逍遥的日子，勾不起多少可以炫耀的记忆，当然也没什么烦恼，只记得自己是一群人见人厌的女孩子中的一员。

那时候正闹“文化革命”。革命是大人们严肃伟大的事业，对整人的人来说，当时就伟大了，被整的人等到“文革”过后也因被整而伟大起来。但对我们孩子来说，“文化革命”简直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狂欢。学校不上课，我们有的是时间四处游逛。工人不做工，到处是空厂房，闲工地供我们操演恶作剧。我们一群半大丫头，在厂区后面一个大黄泥坑里学会了游泳（我们称之为“游浑水泳”），蛙泳仰泳都很地道；接着发现了一群每天到电杆下打扑克的维修电工，于是死乞白赖借人家的公车学着骑，我们车技成熟之日正是那几辆破车散架之时；后来迷上养兔子，从为了一对兔羔吵嘴翻脸，到被那些毫不节制生育的家伙搞得身心憔悴而

后作罢；我们偷袭附近麦地，掐了半青的麦穗就地烧着吃（7年后我插队看麦地，恨不得亲手宰了这种小偷）。也有运气不佳的时候，溜进农民的祖坟地偷摘金银花，被人撵得吓得尿了裤子；乔扮一群聋哑人比比划划地向行人问路，恰巧遭遇上邻居，于是回去被罚站墙角……那时的我们，真是一群疯癫的雏，一群饥不择食的害虫。

今天隔着岁月回味我和我们女童子军，才猛醒道，其时的劣迹种种都是青春期体内那种叫做性荷尔蒙的东西在作祟。

我们中间几个稍大的女孩开始不对劲了。她们眼神乱飘，心不在焉，行踪可疑，常背着我们噤噤喳喳。当然，在一个小圈子里，这种局面只能持续短暂的一瞬。很快地，我们，已经经历的和即将经历初潮的一群，就被一种窥破自身生命第一奥秘的巨大惊奇、恐惧、亢奋、茫然等复杂体验裹挟着，匆匆地由一群浑然不醒的疯丫头，摇身变成了羞答答的所谓“少女”。

世道的变化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了。今天，一个小学生可以有板有眼地谈论性激素和排卵，父亲可以平静地与女儿探讨青春期生理卫生；我同事的宝贝女儿在厕所里扯着嗓子喊母亲帮她处理每月一次的麻烦，一点不觉得难为情；而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卫生巾广告似乎将女人的这一秘密彻底地透明化，同时也彻底地艺术化了。

我们那时候，“月经”这个词是女人口中的忌讳。没有任何公开的话语空间。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享受过任何正规的有关“月经”的教育。那时的母





亲们最多是悄悄为女儿准备好一副“行头”，有的（如我的母亲）仅仅是静静地等待着某一天女儿发自厕所的爆炸性新闻。

母亲们的准备看来有点多余。她们低估了我们“老鼠会”。应该说，在这件事上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好奇心的鼓励下得到了超常的发挥，最终，无师自通地完成了关于女人的自我启蒙。

先是大我两岁的兰子悄悄问我：“听说过女的‘那个’了吗？”她其实是试探，当我问“那个”是“哪个”时，她便没下文了。我岂是可以敷衍得了的？紧追不舍地逼，她终于招架不住，说：“尿血呗！”

我的第一次月经知识就是从“尿血”这个词开始的。兰子她们知道我还未到时候，仍然视我为防范对象，这更激励了我探索的热情。我们的住宅是一大片平房，简陋的公厕里是一字排开一览无余的蹲坑。要是兰子上厕所不邀我同去，我就偏要尾随，偏等蹲在墙角的她对着一堆手纸忙乎时，一下子跳在她眼前。看她那受了惊吓一脸尴尬的可怜相，我有一种“捉脏”的快感。

自从知道了女人这个秘密，我入厕时就多了一种乐趣，开始留意那些大人物的行迹。我发现，所有的女人，无论年长年幼，只要在经期，专拣墙角蹲。而且她们专门防范我们这种半通不通，好奇心十足的半大女孩。我这时的心理十分地复杂：一半是猎奇，那些成年人在我们面前本能的遮掩和年长的伙伴的羞态给我一种暗示，仿佛女人的月经是一件可耻的、见不得人的事，我因而常为自己还不曾